

經義考

仁江
964
23

廿五



經義考卷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書二十四

楊氏簡書五誥解

一冊

未見

按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載慈湖之名

范氏浚湯誓仲虺之誥論

一篇

存

伊訓論



一篇

存

太甲三篇論

一篇

存

咸有一德論

一篇

存

張氏九成咸有一德論

一篇

未見

按橫浦之論當是爲秦相建一德格天閣有激而

作

顏氏復范氏祖禹說命講義

三卷

佚

祖禹同崇政殿說書顏復進劄子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
命竊以爲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
至德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可爲堯舜昔太宗皇帝嘗
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望
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講
解於前謹輒記錄所言繕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
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范氏浚說命三篇論

一篇

存

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辨

一篇

存

歐陽氏修泰誓論

二篇

存

王氏十朋泰誓論

一篇

存

程子頤改正武成

一卷

存

胡氏洵直改正武成

一卷

存

洵直自序曰按武成之書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改正說書者愈疑且以武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豈當在歸至於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實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廢邦冢君受伐商之命於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劉昌詩曰洵直字次魚清江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江西通志胡洵直字次魚新人紹興己丑進士累官湖南

提刑司幹官

朱子熹攷正武成次序月日譜

一卷

存

牟氏楷定武成錯簡

一卷

佚

台州府志牟楷字仲裴黃巖人刻意誠正之學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學者稱之曰靜正先生

張氏日炳武成考

一卷

未見

歸氏有光攷定武成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余所考定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經義考 卷九十五 四
許氏商五行傳記

漢志一篇

佚

漢書長安許商長伯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晉書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劉氏向洪範五行傳記

漢志十一卷

隋唐志有

闕

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又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 又曰劉向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王嘉曰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扣閣而進見向闇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

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
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

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
咎之文益備

高允曰漢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
青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灾異報應者而爲其傳

歐陽修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考
其說不相附屬向爲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
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與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
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
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呂祖謙曰劉向灾異五行學博而未純其原出於伏生大
傳

葉適曰劉向爲王氏考灾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劇當世而
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隳
裂使經世之成法降爲灾異陰陽之書矣 又曰洪範初
不爲灾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
事聯附爲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戶分
之以是爲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事夫豈不然而
謂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與

趙樞生曰自大小夏侯明五行之後劉向遂著爲洪範五
行傳論其書不可見而見於班固漢書五行志者皆其遺
法也

朱朝瑛曰劉向父子五行傳附會穿鑿固不足信雨暘燠

寒風之分應於貌言視聽思洪範則有明文豈可槩置不講而謂一切事應俱屬謬妄哉若以兩合於貌暘合於言燠寒風合於視聽思雖復起朱子而質之將亦有所不能區別也箕子之言不若是之固也

按許商劉向皆有五行傳記後漢郎顗傳引洪範記辭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當屬劉氏書也

王氏

名未詳

洪範讜義

一作皇極讜義今從中說問易篇

九篇

佚

孫通曰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

亡名氏洪範占

隋志二卷

佚

洪範日月變

隋志一卷

佚

洪範五行星歷

七錄四卷

佚

穆氏元休洪範外傳

新唐志十卷

佚

封演曰開元中有唐頻上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
範外傳十卷

王應麟曰元休穆寧之父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
賜帛授偃師丞

崔氏良佐尚書演範

新唐志卷七

佚

權德輿曰博陵崔君元翰考某以明經歷衛州汲縣尉號
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
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門人易其名曰貞文孝父

按權文公爲元翰文集序不書其父諱故新唐書

宰相世系博陵崔氏第三房祁陽令抗子濟州刺

史潛潛子鳳閣舍人承構承構子湖城簿良佐良

佐子比部郎中元翰

宋仁宗皇帝洪範政鑒

十二卷

佚

王應麟曰康定元年十一月御撰洪範政鑒十二卷

一云二十

四卷政鑒書以皇極爲本上與王洙論五行五事之證采五

行六沴及前代庶應成此書上自爲序

洛書九事圖

一卷

佚

范祖禹曰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

其端

胡氏瑗洪範口義

通考作洪範解

宋志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胡翼之洪範解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徐氏復洪範論

一卷

佚

張氏景洪範解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張景晦之編景當景祐三年爲房州參軍

著論七篇

劉氏義叟洪範灾異論

佚

長編慶歷五年六月以澤州進士劉義叟爲試大理評事
義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
範灾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蘓氏洵洪範圖論

宋志一卷

未見

洵自序曰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
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難犯而易
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干機百弊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

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刻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又後序曰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作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

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叅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日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乎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

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晁公武曰是書三論皆援經以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劉氏彙洪範解

宋志六卷

佚

蔣垣曰劉彙字執中福州懷安人從胡瑗學著洪範解周禮中義七經中義古禮經傳續通解

廖氏彙洪範論

一篇

存

湖廣總志廖氏衡山人天禧中舉進士著洪範論

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歐陽

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爲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孫氏諤洪範會傳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漢儒頗攻王氏之火
曾氏鞏洪範論

一卷

存

朱子曰洪範曾子固說得勝如他人

經義考卷九十五終

門人蕭山毛遠宗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拔

書 二十五

王氏 安石 洪範傳

宋志一卷

存

安石進洪範表曰臣聞天下之物大小有彙後先有倫序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菟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太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

紀憲令尚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勲績不効俛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又跋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執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嘵嘵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燠寒風而已大意言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陳善曰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

黃震曰荆公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余氏燾改正洪範

一卷

存

龔明之曰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_至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之下謂凡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恆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孔氏武仲洪範五福論

一篇

存

蘓氏轍洪範五事說

一篇

存

晁氏

補之

洪範五行說

一篇

存

晁氏

說之

洪範小傳

一篇

存

說之跋曰說之二十年前爲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兵於睢陽五世圖書悉已灰燼寧論洪範之傳今年戊申冬漂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標記予傳之五行於本書予見之欣然如觀再生之物也方抱病於冬至前一日作此小傳其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

曾氏

致

洪範傳

通志一卷

佚

盧氏

碩

洪範圖章

一篇

存

碩自序曰予以尚書洪範篇書於縑素施於屋壁有客觀之而言曰此其所謂君人之大法武王所以繼三爲明蓋能盡心於是也苟將諸吾君列乎鳳宸之右足以興三代之理予乃條其事爲章以奏之

四先生洪範解要

六卷

佚

按四先生者劉氏彝曾氏鞏蘓氏轍呂氏吉甫也

范氏浚洪範論

一篇

存

陳氏伯達翼範

宋志一卷

未見

王圻曰伯達紹興中進士

層雲曰伯達翼範有九圖九說

孟氏^生尚書洪範五行記

宋志一卷

佚

吳氏仁傑尚書洪範辨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仁傑撰洪範辨一卷增立新圖辨歐陽修蘇洵

轍所論

鄭氏耕老洪範訓釋

佚

蔡氏元定洪範解

一卷

未見

鄭氏思孟洪範解義

佚

閩書思孟字齊卿寧德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著洪範解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陳氏埴洪範解

一卷

未見

秋氏維屏洪範論

一卷

未見

趙氏善湘洪範統紀宋史列傳作統論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宋開禧間宗室濮園善湘著

按葉氏棗竹堂目有之

蔡氏元鼎洪範會元

佚

閩書元鼎漳浦人不登宦籍以文自豪所著有中庸大學解論語孟子講義洪範會元

馮氏去非洪範補傳

一卷

未見

姓譜去非都昌人椅之子淳祐初進士

按葉氏棗竹堂目有之

鄒氏元佐 洪範福極奧旨

五卷

佚

陳氏剛 洪範手抄

一卷

佚

劉氏漢傳 洪範奧旨

佚

兩浙名賢錄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寶祐四年進士累遷兩浙轉運使進司農卿臨終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之句

胡氏希是 洪範考訂

佚

江西通志胡希是字則翁高安人通諸經元革命後家居著述方嚴有守一介不苟取予

趙氏孟頫 洪範圖

一卷

未見

文徵明曰趙文敏公書洪範篇并畫箕子武王授受之意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爲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注今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

胡氏一中 定正洪範集說

一卷

存

貢師泰序曰伏羲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叙疇至我夫子繫易乃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爲畫卦出而叙疇若無與焉此千歲之下辨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况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王文吳^三先生^先說據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脉絡貫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圖九爲圖方十爲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卓

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卦固畫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一中自序曰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叙五行初一下爲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爲綱以洛書十數爲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據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取繆妄僭踰之

罪也意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於每節之上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敢自是藏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 又曰延平芹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之說定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以正啟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世伏羲則之以造易因河圖對待之位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而畫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九數爲體叙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用叙九疇之目其叙九功則以河圖五行水火金木土逆尅之序爲六府其治水別州則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爲之校正而啓蒙之疑積有年一旦煥然冰釋

且與甬東王太古氏所著易說問答之書若合符契蓋以天下之理無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爲然今因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爲之釋壹皆萃先儒之論以據其所長而合禹經箕傳之旨俾可行於天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

陳顯曾跋曰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所口授故或舛訛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會稽胡公允文獨因王文吳三先生所訂之旨更復詳考爲定正洪範一編其用心可謂詳且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之所錫也至理寓焉九疇之目禹之所叙也辭以發其理

焉繹而廣之箕子之所推也致詳以究其義焉序而辭者經也繹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始必不紊而編簡錯亂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蓋有功於洪範者矣公之令子溫字尊道襲藏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人之志爲可嘉也請僕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以九爲圖以十爲書則劉牧氏之說允文宗之其必有所見矣他日請從尊道示其要領庶相與懋明之

黃虞稷曰一中字允大諸暨人元紹興路錄事

謝氏章洪範衍義

佚

吳師道後序曰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爲

紀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氏以初一日五行止威用六極爲禹所第叙而不及其餘中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故讀書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考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遺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卽爲九疇謂範爲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衍爲五事正德衍爲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幾莫非五行之順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證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

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爲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爲疇若五行五事蓋已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爲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爲之蘊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此指君之所得爲而福極蓋有君所不得爲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爲洪範有數無詞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考禹經箕傳之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六府次以三事則五行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爲是說者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勦以爲已說而故異之者與故凡讀書者必先畫句段正文字辨作而後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證疎攷證疎則乖刺牴牾而不合不合則又何足以爲善邪吾鄉仁山金氏嘗深究洪範之說而定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特辨其大旨又使學者知表注之爲有功云

陳氏樵洪範傳

一卷

未見

田氏澤洪範洛書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澤居延人延祐中常德路總管府推官

按葉氏菜竹堂目有之

陳氏希聖洪範述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六終

門人澤州田光復覆按

經義考卷九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拔

書二十六

明太祖皇帝御注洪範

一卷

未見

實錄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書洪範成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注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正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

遂疏其旨爲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劉三吾後序曰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爲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備於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於文字非善學者也既厘睿思發其奧義爲書若干篇矣載惟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則即鑾輿日所戾止勅寫是編揭之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撥機冗爲之注釋於是九疇大範燦然復明大哉聖訓於世詎小補哉臣如孫嘗習是書叨忝近侍日獲與聞敢僭序其後

黃虞稷曰帝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因自爲注洪武二十年二月成書

宣宗皇帝序洪範

一篇

存

世宗皇帝洪範序略

一篇

存

按文淵閣書目御注洪範二冊當合景永二陵序爲一編也

王氏禕洛書非洪範辨

一篇

存

葉氏世奇範通

二卷

未見

傅氏淳洪範數言

未見

黃虞稷曰淳字伯厚慈谿人洪武中徵士鄉人稱退密先生

俞氏深範疇解

佚

嚴州府志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中以鄉貢入太學歷建寧府儒學教授

徐氏驥洪範解訂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驥字尚德浦城人永樂中國子生仕府經歷

盧氏璣洪範集解

未見

括蒼彙紀盧璣字舜用松陽人天順甲申進士

熊氏宗立洪範九疇數解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建陽人

按范氏天一閣西亭萬卷堂均載是書

丁氏璣洪範正誤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丁璣字玉夫丹徒人成化戊戌進士除中書舍人以星變言事謫普安州判官轉廣西通判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爲廣東提學副使溺死

楊氏廉洪範纂要

一卷

存

廉自序曰尚書洪範所陳篤恭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在是矣劉氏父子五行傳於五者增而爲六夏侯勝久陰謀上之言偶爾而中人愈神之而世遂有兩洪範六五行宋蘇明允指其謬當矣然向歆以前已有尚書大傳大略如向歆之說而蘇氏曾無言及豈亦未之見邪噫易出於羲文周孔其後乃有京房郭璞之學範出於大禹箕子其後乃有劉向劉歆之學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從而張之使其爲說遂與聖人之經抗衡於世豈不可憾哉學者誠取洪範本篇沉潛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應昭然可見又何必牽合補綴以曲爲之說哉黃虞稷曰專闢劉向五行傳增而爲六之說

吳氏世忠洪範攷疑

一卷

存

江西通志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延綏巡撫僉都御史

鄭氏善夫洪範論

一卷

存

顧氏鼎臣洪範講章

一卷

存

鍾淵映曰公字九和崑山人弘治乙丑賜進士第一累官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康洪範講章一卷嘉靖七年四月奉上諭草進

劉氏天民洪範辨疑

一卷

未見

錢謙益曰天民字希尹濟南人正德甲戌進士除戶部主事諫南巡廷咎三十改吏部泣諫大禮又咎三十歷文選郎中調壽州知州累遷至河南副使改四川以貪罷

潘氏葵洪範本傳

未見

盧氏鴻君道洪範

八卷

未見

贛州府志盧鴻寧都人湖廣臨武訓導著君道洪範八卷

呂氏賢洪範解

一卷

未見

張雲章曰呂賢字宗器永豐諸生隱居鷺峰有洪範解

曾氏俊 洪範圖輯

未見

黃虞稷曰南海人正德中官知縣

葉氏良珮 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 洪範或問

一卷

未見

獻忠自序曰聖人列天地自然之利可以養民者曰五行後世謫其義謂造化群有而生吉凶此五物者司之甚矣其過論也劉向五行傳始窮其義以通變化蔡子傳其學

著洪範皇極內篇以儒者之道緣之厥後作書集傳遂旨趣五行綜其餘論不自知其陷於緯說之家矣夫天地之道有象有數有體有用故孔子謂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至於洛書者其精行鬼神其變參卦圖其數窮物理通治軌闡闢推移猶夫易之爲道廣大悉備者也箕子陳範之本意純乎理而不窮其變則其象而不衍其數後世儒者沒於劉向之過論既昧地十之數不可通於洛書之九又不知五行一時不可通於八疇之義徒泥異端之說使聖人之教不白於天下是固可惜也顧傳注之行已久後生末學不敢以一得之見遽綴其間聊即問難語名之以俟悟學之士云

游氏日章 洪範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日章字學侗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廉州府知府

歸氏有光洪範傳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昔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豐氏九思洪範衍義

五卷

存

張雲章曰九思萬歷間江漢人自言夢至一璇宮如萬頃碧琉璃見一巨人告之曰此爲安邑覺而大有所悟遂衍範數月而成予視其書真囁語也其說以洪範非衍於箕子而作神禹禹都安邑故托之夢見爲辭而謂禹謨以水火金木土爲序範以水火木金土爲序金先於木是以金爲重故金能生水此伯鯨所以罔功木先於金是以木爲重木能生火火自能克木此神禹所以底績夫範之言五行乃天地生物自然之序禹之成功豈在以木爲重於金而能克火故耶其說謬戾可笑

鍾氏化民敷言大旨

一卷

未見

錢氏一本範衍

十卷

存

一本自序曰揚子雲太玄根據洛書非苟作者朱子謂其零星補湊蔡西山氏則以揚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皆以不知而作目之愚不揆量竊謂龜惟求洛之舊契原數以爲兆綜九章以考占以一見占五行以二見占五事以三見占八政以四見占五紀以五見占皇極以六見占三德以七見占稽疑以八見占庶徵以九見與隱占福

極蓋龜從洛出能知天道其自一至九四十五畫見於龜背皆神明自然之拆文一一皆有吉凶可貞問禹疇九章即爲龜卜全書之實據求洛書之舊稽禹疇之卜因數成變因變考占因占設教因事示戒蓋卦以兩畫成於八疇以兩畫成於九卦之六十四以八乘之爲五百一十二疇數既符卦數著卦一揲盡於六十四龜疇一灼盡於八其六十四卜法即同揲法且一六兆雨二七兆霽三八兆蒙四九兆驛五兆克又一一確實略燕影響疑似使人難曉庶幾著龜並存而爲吉凶與民同患之一助云

徐氏常吉洪範則洛書辨

一卷

未見

羅氏喻義洪範直解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凡書一讀一解或曰讀書不求甚解讀範恐不然有字者商之範無字者雒之書顧書則失範顧範則失書顧書失範範流爲數顧範失書今之注疏是也書範相著依而無失如子顧母是謂得之惟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今用其體每奏一篇如在上前義取無隱亦以治天下大經大法是金華殿中語也崇禎辛巳

讀範內篇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範圖一卷舊圖四新圖七凡十有一首繫辭焉備矣河圖洛書舊圖也初一次九從此翻出古云疇其爵邑謂通前後爵邑疇之故書散而圖整也陽三陰四舊圖也奇偶進反從此翻出奇偶者天地也進反者禮樂也天地設位禮樂行乎其中矣錯綜其數參伍以變分五以上以歸五行六以下以歸四克文不在茲乎或稱縱五橫一晦翁所謂打馬子相似者範之圖也曰姑舍是

張雲章曰喻義之言曰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又謂昔人以老準易不如以範準易故又作讀範內篇

羅氏輔洪範彙義

經義考

卷九十七

七

未見

鄒氏 元佐 洪範福極奧旨

上卷

未見

建昌府志洪範福極奧旨五卷鄒元佐撰

包氏 萬有 範數贊詞

四卷

未見

黃氏 道周 洪範明義

四卷

存

道周進上序曰臣觀五帝三王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

外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義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黽口授不真厥後諸儒皆因伏黽以證古簡是以譌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記述之言雖巔末稍殊無傷大義如武成雒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奧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耄口所亂良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譌字如晨爲農式爲武殛爲極之類皆伏黽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

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陽相協彞倫條貫旁及陰陽曆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崇紬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黃虞稷曰崇禎十年道周爲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掌司經局事時編纂進呈

鄒氏期禎洪範經世要語

未見

孫氏承澤洪範經傳集義

一卷

存

按退谷先生洪範集義分禹疇箕傳以一五行以下爲禹疇以水曰潤下以下爲箕傳如五紀皇極五福六極等傳大約多依宋元諸儒惟三八政向無傳取朝鮮本實之余嘗叩先生曾親見朝鮮本否曰未也仁山金氏言之後得仁山注初無此文然先生豈欺我者或其所藏本與余所見有不同

爾

夏氏唐老九疇圖

佚

朱子曰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

七名氏福極對義圖

二卷

未見

洪範集說

一冊

未見

圖書作範宗旨

一冊

未見

按是書載范氏天一閣目未詳姓氏

貢氏師泰題旅獒圖

一篇

存

李氏郡旅獒圖

一卷

未見

王世貞曰郡字士牧

樓氏鑰金縢圖說

一篇

存

鑰自述曰金縢之說不明久矣盧錫祖臯中之攜圖見示
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

顏氏直之金縢圖

一卷

佚

按金華黃文獻公潛有跋

王氏廉金滕辨

一篇

存

王禕曰縉雲王熙陽氏早歲從永嘉王天趣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多復即群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海通辨三體纂要左氏鈞玄總若干卷

張氏字敬金滕辨疑

一卷

未見

汪氏廐周公居東二年辨

一篇

存

范氏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一篇

存

宋氏璟無逸圖

一卷

佚

崔植曰開元初宋璟爲相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太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

唐國史紫宸殿設無逸圖

按唐之紫宸宋之邇英所設無逸圖當日進獻皆

有表奏故存之

王氏洙 蔡氏襄 無逸圖

佚

文彥博曰邇英北壁有仁宗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
范祖禹劄子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昔仁宗皇帝
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
誥蔡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爲法

吳氏安詩等無逸講義

一卷

宋志二卷通考三卷
俱合說命講義言之

佚

晁公武曰皇朝吳安詩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頗
復說書學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中興書目元祐五年二月講無逸終篇侍講司馬康吳安
詩范祖禹等錄進講義一卷

祖禹進劄子曰臣今年七月準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
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

司馬氏光等無逸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胡氏寅無逸傳

一卷

未見

寅進表曰臣頃任記注立侍經筵竊觀陛下親御翰墨書
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

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深未易窺測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輒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賤微求裕覆載螢爝之照呈輝大明僭易伏誅誠無所道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隕越之至

張氏 棫 無逸解

一卷

未見

程氏 鳴鳳 無逸說

佚

徽州府志鳴鳳字朝陽祁門人寶祐癸丑射策第一知德慶府後知南雄州進無逸說

趙氏 秉文 無逸直解

一卷

佚

秉文自序曰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願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

篇乃萬世之龜鏡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汪疏撰燕
逸直解因以獻仰視無疆

程氏大昌 三宅三俊說

一篇

存

滕氏仲禮 周官呂刑講義

二卷

佚

王惲曰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中山府教官滕仲禮會府尹

史子華等講周官呂刑篇於明新堂

胡氏銓 君陳辨

一篇

存

方氏回 顧命朝會考

一篇

存

汪氏琬 顧命說

一篇

存

王氏炎 康王之誥論

一篇

存

方氏孝孺 畢命論

一篇

存

范氏浚君牙罔命呂刑論

一篇

存

王氏應麟周書王會解

一卷

存

董氏斯張周書克殷度邑解

二卷

存

斯張序曰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爲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遠其辭亦近

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刻爲一錄熙甫弱侯而在必有賞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大白小白千古厚誣升庵集及金壘子已有辨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殊草草索隱正義亦多舛僻間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弑其君何居應之曰發伐辛焚非弑乎疇手刃之謂哉

陶氏弘景注尚書序

一卷

佚

按貞白注詩書序見元道士劉大彬茅山志

經義考卷九十七終

門人江都許迎年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
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脩王道成六藝 又曰詩三
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
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
羅列五際 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
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
亥之際爲革命

詩汜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
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
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
際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

即六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

劉熙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

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
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
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
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
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
去

成伯瑜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
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燕稗國風文遭暴秦並為煨燼而詩
全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為殘

滅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
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
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
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人
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
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
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
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
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者
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

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尙絀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平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蕪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

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蒞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群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變風猶有頌采蘋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

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會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丰蕩絲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賡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絲絲瓜瓞與絲絲葛藟同一取絲絲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絲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絲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

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篇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

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又曰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

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妄也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強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鸞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芣河水新宮茅鴟鴞飛無辭或謂河水污水也新宮斯干也鴟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汲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蘇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爲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
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
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
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
於此乎

黃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蓋刪詩者漢
儒之說也

汪琬曰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
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

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
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
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
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疑之竊以詩者掌
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
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
見志不盡摭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
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
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
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
芣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

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繫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

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

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

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夫采齊新宮豳首繁遏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愚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